

十年诗草 (1930—1939) [增订本]

卞之琳 著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十年詩草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上海某某書局

I226/42

2007

卞之琳 著

十年过眼

(1930—1939) [增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诗草:1930~1939:增订本 / 卞之琳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4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ISBN 978-7-5336-3710-1

I. 十… II. 卞…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0603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邮 编:230063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 mm×960 mm 1/16
印 张:8.75
字 数:100 000
版 次:2007年4月第2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3.5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3297 2846176

目 录

重印弁言	1
初版题记	5

音尘集(1930~1935)

影子	8
投	9
一块破船片	10
几个人	11
登城	12
墙头草	13
寄流水	14
古镇的梦	15
秋窗	17
道旁	18
对照	19

2 十年诗草(1930~1939)

水成岩	20
尺八	21
圆宝盒	22
断章	24
寂寞	25
航海	26
音尘	27

音尘集外(1930~1935)

记录	30
奈何	31
远行	32
西长安街	33
傍晚	36
寒夜	37
夜风	38
长途	39
落	41
白石上	42
大车	45
倦	46
古城的心	47
春城	48
归	51
距离的组织	52

装饰集(1935~1937)

旧元夜遐思	56
鱼化石	57
候鸟问题	58
泪	59
第一盏灯	61
半岛	62
车站	63
睡车	64
雨同我	65
无题一	66
无题二	67
无题三	68
无题四	69
无题五	70
妆台(古意新拟)	71
水分	72
路	73
白螺壳	74
淘气	76
灯虫	77

慰劳信集(1938~1939)

一 给前方的神枪手	80
二 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	81
三 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	83

4 十年诗草(1930~1939)

四 给一位政治部主任	85
五 给放哨的儿童	86
六 给抬钢轨的群众	88
七 给一位刺车的姑娘	90
八 给一位夺马的勇士	91
九 给一处煤窑的工人	92
十 给实行空室清野的农民	94
十一 给委员长	96
十二 给《论持久战》的著者	97
十三 给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工人	98
十四 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99
十五 给空军战士	100
十六 给一位用手指探电网的连长	101
十七 给西北的青年开荒者	103
十八 给一切劳苦者	105

集外集(1931~1937)

望	108
还乡	109
芦叶船	111
人梦	112
雪	113
足迹	114
附录一 关于《圆宝盒》	115
附录二 《鱼化石》后记	118
附录三 英文自译诗十一首	120

PEKING, 1934(春城)	120
FRAGMENT(断章)	124
RESOUNDING DUST(音尘)	125
THE FIRST LAMP(第一盏灯)	126
THE MIGRATION OF BIRDS(候鸟问题)	127
THE PENINSULA(半岛)	128
THE RAIN AND I(雨同我)	129
THE DOORMAT AND THE BLOTTING— PAPER(无题三)	130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A RUNNING ACCOUNT(无题四)	131
THE LOVER'S LOGIC(无题五)	132
TINY GREEN MOTHS(灯虫)	133

重印弁言

时间无情，淘汰诗作，不会有什么照顾。时间也最有情，间或让作者（如果人还在）乐得亲见自己早不想留存的篇什自行消失，或者在不背原意亦即不背历史真实性的条件下有机会一再进行艺术加工。

我初编自己的诗汇集《十年诗草 1930~1939》到今差不多正半个世纪了。那是在 1939 年初冬，过了一个写诗的月份，足成了《慰劳信集》以后。早先，1930 年秋后，我忽然写了一阵子诗，第二年春初受到意外的鼓励，并被用真姓名分交给刊物发表了，从此免不了时断时续写写诗，产量不多。从 1933 年到 1935 年，我只出版了两三本小集子，内容还有交叉重叠的。1936 年我把它们缩编成一小卷，看看还是不精，试刷了一些样本，就没有兴趣把它正式出版；1937 年又续编近作一小集，因全面抗战爆发，未及印行。《十年诗草》就是汇集了这几个现成的近编小集子，补回了一点，再加上刚写完交出付印的《慰劳信集》。这个诗汇集两年后才由出版社付排，世界就又有了不小变化，我相应地对原文稿作了小小的调整；而紧接着还想略加更动，却已经赶不到 1942 年出书的前头了。50 年代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它也列入了一批重印书计划，结果因逐渐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股罡风袭来而一同告吹。“十年动乱”后的 1979 年初，出版社旧事重提，又要重印“十

年诗草”，而它却已化入了我自己刚连同 50 年代一些诗混合编就的《雕虫纪历 1930~1958》了。《纪历》允称初步经过了时间检验的历史文献，但也拟充当代读物，以待时间再考验。

现在旅美友人在台湾新办书店，又要单行出版我这本 30 年代诗汇集，想来也是兼顾到文献与读物两方面的意义吧？时间又经过了将近十年，《纪历》在 1979 年出了初版，1982 年又在香港出了增订版，1984 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增订二版，都有从艺术角度所作的些微更动，如今再抽出散处其中的《十年诗草》来出版，又给了我通过时间透视的检验与加工的机会。

《十年诗草》原收各集化入了《纪历》各辑，经过编订，基本上就只能以这副面貌再次问世而随即消失或再流传一些日子。虽然如此，为了使表层原意的传达尽可能避免偏差，微末至标点符号，证明还应略有修正的地方。

作为《诗草》一部分的《慰劳信集》，在《纪历》中完成了 1942 年汇编出版所未及办到的删改。现在却显然得作一点修复，并作一点说明。

“慰劳”一词已是历史性的说法。现在有不同的“慰劳”与“致敬”两说。当时只说“慰劳”，也没有这类区分。1938 年秋后，文艺界发起写“慰劳信”活动。11 月初，正在我就要过黄河到太行山内外访问和随军以前几天，在延安客居中，响应号召，用诗体写了两封交出了，实际上也不是寄到什么人手里，只是在报刊上发表给大家读而已。一年后，我按原出行计划回到“西南大后方”，在峨嵋山，也就在 11 月初，起意继续用“慰劳信”体写诗，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都是写真事真人，而一律不点名，只提他们的岗位、职守、身份、行当、业绩，不论贡献大小、级别高低，既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出时间排列（带了一点随意性），最后

归结为“一切劳苦者”(也显得有一点整体观)。文学创作本来总是以偏概全亦即以特殊表现一般的,这里的覆盖面也可说不小,遍及前后方(包括当时所谓的“西南大后方”)。写人及其事,率多从侧面发挥其一点,不及其余(面),也许正可以辉煌其余,也可能不涉其余而只是这一点本身在有限中蕴含无限的意义,引发绵延不绝的感情,鼓舞人心。正因为这种松散的安排,这些“慰劳信”既是可分而独立成篇,也可合而连接成组,两三首的出入也并不影响总的连贯性。

事实证明,这样子留有余地,确有必要。

《慰劳信集》刚写成,恰逢友人来游峨嵋山,一读就要去给他在香港新办的明日社。1940年出版这个单行本的明日社当时是在香港,却挂在昆明,书是从滇越铁路运销内地的。后来据说竟被“大后方”当权的书报检查员列入了禁书名单。问题想不到就出在《给委员长》一诗。他们倒不在乎诗中把头面人物也放在统一的“慰劳”之列,对之也用了不分尊卑的“给”字。也不介意最后倒数第二行下半句“你坚持到底”按紧接的下文“也就”讲,是在汉语习惯中可省略“如果”之类的条件句。他们就是不能容忍开头的感叹语“你老了!”他们把这句曲意引申为“该由别人取而代之了”。这是过敏的偏见麻木对于正常感情的反应。当初我确是由看到一本画刊的封面像,深有感触,才写了这首诗的。紧接着明日社内迁桂林,我在1941年底应约寄去编就的《十年诗草》,把其中《慰劳信集》各诗一律删去了题目,仅存编号。随后我自己发现其中两首显然一则取材不当,一则写得格调不高,决定删去,连同曾太受误解的一首;但是书已经印出来了。从此直到1978年底,自己把“慰劳信集”从《十年诗草》中转编入《雕虫纪历》,1979年出版,才实现了这个删汰的原意。现在《诗草》要单行重印,基本上就只能采用经过时间淘洗的《纪历》版文本。删去的那两首显然太不相称的凑数作品当然不容挽回了,只是过去想不到一度竟成问题的一首十四行体

4 十年诗草(1930~1939)

诗如今多少经受住了一点风霜,却似应予恢复。重读起来,全诗的庄严性就自然要求其中以叛变投敌的头号大汉奸作对比的一行中改掉一个俚词;免得使诗律出格,下行中应删掉一个单音节可省词。《慰劳信集》各诗在《诗草》中删掉的题目,在《纪历》中都已恢复,只是都去掉“给”字,现在恢复了“信”称,附注中每首都注出了原题目(名义上的受者),也就保留了原来的“给”字(虽然这些诗用“信”体,不像古人呈奉之类的诗作,实际上并不意在——也从未——寄“给”过任何当事人)。

世间有的文学创作,一出手就好歹无可更动,除非干脆取消;有的得不断加工而终还得不到作者自己的理想定本。“诗草”本就是“诗稿”的意思。《十年诗草》经历过好几个十年,我既坚持忠于历史,不作窜改,又坚持忠于艺术,一再加工,结果还是草草,这就不能说历史无情了。

1988年10月12日

附记

1989年3月台湾大雁书店印行了这本诗集的新版。现在承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考虑到它的性质,还是以全一些为好,就将未收入《十年诗草》而见于《雕虫纪历》(增订本)的五首诗,加另外两首,成《集外集》收在这里。同时删去大雁版的“导读”和“附录”,并收入《英文自译诗十一首》。

2000年5月5日

初版题记

十年是并不短的时间。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何况差不多正是一个20岁到30岁的十年！这样的十年过去了，永远在那里想创造些什么的却只得了70多首小诗，未免贫乏得可哀了，何况是始终还成为一般人嘲笑对象的新诗，且不说它们的价值如何，值得不值得自己和朋友以外的别人保留。当然从1930年到1939年的十年里我也不止写了这一点诗，但也不会超过120首，发表过、收入过集子的也不过百首。没有自信，一个人不会动手写一首诗的。而写出来以后也总少了一点完成的喜悦，问题就在于这一点喜悦能维持多久才由或轻或重的失望来接替而已。在我，这一段时间总是很短，虽然很短里也还有长短的出入。在这十年里我也出版过两三个小集子。也就像写诗一样，准备一本集子的出版，我起初也无不高高兴兴而且要讲究这样，讲究那样的，而后来总又头痛得甚至于不愿意听说到它。这也许是由于一种不健康的洁癖。我不断地删弃，自然也总有自己的标准，而后一个标准多少总比前一个高一点，不过时间实在也难免偏袒，一如母亲就往往毫无理由地偏爱最幼小的子或女。也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我在1939年底过了一个写诗的月份以后，自觉兴趣他移，自感到该有一个段落了，就编这个《十年诗草》的时候，我把《装饰集》和《慰劳信集》

全部收入了。但大约也多少因年事渐长、脾气渐减的缘故，我收了《音尘集》又补上了《音尘集外》。事实上我把一些诗放在里面自己明知道只是为了纪程与聊备一格而已。当时我就笑自己说：“你现在编好了，焉见得过了些日子不会再删或再补呢？”但结果两年过去了，我却不曾再多所更动。这并非因为在我自己这应是定本了，实在是因为我两年来没有再去理它（两年来我也不曾写过甚至于想写过一首诗）。本来我也不想随随便便地拿出去出版，宁愿就束诸高阁，现在却为什么一逢到出版的机会，就不再管印出来成什么样子而就拿出来了？因为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个十年。

“十年了。”一位朋友说，当他听到我于去年11月19日阴雨的早餐送走了另一个朋友，谈起了徐志摩先生遇难就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想到志摩生前的热闹和刚逝世以后许多人竟写“志摩与我”的热闹，觉得很伤感。可是到今年的11月19日我才想起去年这位朋友的计算是错了，今年才真是十周年。我还是沉默着连跟朋友都没有谈起地过了这个十年忌。直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考虑着如何应出版一本书的要求，我就想起了，为了私人的情谊，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诚和推进技术的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以及为表现方法开了不少新门径的功绩——而把我到目前为止的诗总集（我不认为“十年诗草”是我的诗选集）作为纪念徐志摩先生而出版吧。不管我究竟配不配用它来纪念他，不管人家会不会说我“你这样不是也就等于写‘志摩与我’吗？”我算是向老师的墓上交了卷，只是我总不免感到一点羞愧与凄凉，一想到这里他生前看过的不多，他死后我才写的也还如此寥寥，而且都同样脆弱，远不如他坟头的野草会今年黄了，明年又绿地持续下去，十年也还如一日。

12月19日(1941)

音尘集

(1930~1935)

影 子

一秋天,唉,我常常觉得
身边像丢了件什么东西,
使我更加寂寞了:是个影子,
是的,丢在那江南的田野中,
虽然瘦长点,你知道,那就是
老跟着你在斜阳下徘徊的。

现在寒夜了,炉边的墙上
有个影子陪着我发呆:
也沉默,也低头,到底是知己呵!
虽是神情恍惚些,我以为,
这是你暗里打发来的,远迢迢,
远迢迢地到这古城里来的。

我也想送个影子给你呢,
奈早已不清楚了:你是在哪儿。

1930年